

美食开化 或者江湖

徐俊民

开化的美食名声在外,这不是开化人的自吹自擂,只管放眼望去,看看全省各地大大小小的开化饭店就好了。

这个世界,自吹自擂的事情那么多,真相变得尤其可贵。可在吃这件事上,似乎是吹嘘不了的,因为你再怎么吹,也是很难欺骗食客挑剔的嘴。所以,吃的事情,每个人内心的想法总是真实的。

说开化菜好吃,开化人是可以引以为傲的。自古天下菜系八门派,处在浙江地域内的开化菜却不属于浙江菜,自然也不能归到川菜、湘菜、粤菜等门下,所以,开化人说开化菜是中国的第九大菜系。

这也恰恰说明开化菜的独特之处。这就好像是一个武林高手,他功夫了得,却说不清师承哪一派,而是每个门派的功夫都会,又独树一帜。开化菜的成功正在于此,它兼容并蓄,海纳百川,不摆架子,不墨守成规。这是开化人的性格基因,也是开化菜的成功秘诀。

开化这块土地有很强的地域特征。它的每个乡镇,甚至一个

自然村都可以有自己的方言和生活方式,因而开化的每个角落都有可能形成本地特有的地方美食。

开化菜包容了各地美食特点,它不同于浙江菜的清淡,不同于福建菜的鲜香,不同于安徽菜的浓郁,不同于江西菜的重辣。它将各个菜系的特点加以融合创新,不讲门户,不论高低,能为我所用,便是道理。

所以,开化菜没有门别之争,好吃为上。说到底,开化菜可以算是一种江湖菜,它出身于山野乡村,不求派系,自成风格,煎炸烹煮,要的是入味入心。

凌红兄游走于开化的各个角落,将开化的各种美食记录下来汇集成册,取名《红尘味道》。这既是对美食的钟情,更是对生活在脚下的这片土地深挚的爱。

我想钟情于美食,其实是一种人生的况味。那么,行走在美食的世界里,便是遍尝红尘之滋味。青蛸的微苦,藟头的酸辛、清水鱼的鲜润、炊粉的软糯,谁能说它不是一种人间至味呢?

味道,真让人说不清,它多么奇妙!一种食材,不同的处置方式,甚至不同的心情,都会变幻出不同的口味,所谓失之毫厘,谬之

千里,也不为过。因此,我想,美食的灵魂,不是食材,而是制作它的人。

漂泊在外的旅人,无论身处何地,最忘不掉的可能是母亲的那一碗炒饭,或者一盘青椒炒肉。美食只有倾注了人的情感,才有了意义。凌红兄的这部集子里,像《东花生炒肉》《贤花馄饨》这样的文字是我最为喜欢的,我甚至想,生炒肉必须让“她也曾貌美”的东花来炒,才配得上“味道”二字。馄饨必须让“四十来岁,刘海齐眉,鬓角的发丝往耳后扣,扎围裙,长相纯朴”的朱贤花来包,才算得上是好馄饨。还有他的《父亲的包子》《母亲的糯米饭》《丈母娘的红烧肉》……

可以说,美食不仅仅在一个“味”字,更需一种入“味”的情感。文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红尘的味道必须得有温暖的文字才能传递出来,凌红兄的《红尘味道》让美食之味与文字之味相得益彰。

美食如江湖,文学亦是江湖。



读唐诗 话垂钓

老松

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,江边垂钓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趁着午后的暖阳,我也随众人来到江边,架起鱼杆,开始垂钓。这时几只白鹭排成一行从眼前飞过,落在远处的沙滩边。我不觉吟道: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鳊鱼肥。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这是唐朝诗人张志和《渔歌子》一诗。

夜来再次翻读《唐诗三百首》,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唐朝人喜欢垂钓。《唐诗三百首》中,有关渔翁、渔船、渔获等与垂钓相关的诗就有二十多首。《唐诗三百首》一书以外的唐诗中,更有许多描写垂钓的诗句。张志和可以说是写垂钓诗最多的唐朝诗人了。张志和自号“烟波钓徒”,除了入选唐诗三百首的《渔歌子·西塞山》一诗外,以渔歌子为名的垂钓诗就有五首,另外还有不少流传较广的垂钓诗。

唐诗作者大多为文人学士、达官贵人。他们写垂钓,决不单单是为了垂钓得鱼,大多是以垂钓为名,或抒发感慨,或借古喻今,又或者表达某种情感追求。白居易《渭上偶约》一诗写道:“昔日白头人,亦钓此渭阳。钓人不钓鱼,七十得文王。”白居易在渭河边垂钓,想到的是七十岁的姜子牙同样在渭河边垂钓,但钓人

不钓鱼;在渭河边偶遇周文王,并协助周文王打败横行无道的商纣王,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。从此渭河垂钓就成了等待时机、建功立业的千古美谈。李白在《行路难》一诗中的“闲来垂钓碧溪上,忽复乘舟梦日边”,同样说的是姜子牙在渭河边的碧溪垂钓偶遇文王的典故。柳宗元作为唐朝中期王叔文革新集团重要成员,在革新失败被贬边远州郡后仍不改初心,决不与腐朽势力妥协,写下了千古名篇《江雪》: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;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诗人孟浩然满腹才华却无人提携只能闲居在家,碍于文人的面子又不好直接求人办事,只好写诗给张丞相说自己闲居在家有负朝廷恩德。“坐观垂钓者,徒有羡鱼情”,求托之心还是曲折地表达出来了。

当然大多数唐诗写垂钓,还是赞美大好河山,表达一种愉悦和享受的心情。看到的是“桃花流水鳊鱼肥”“信宿渔人还泛泛,清秋燕子故飞飞”(杜甫·秋兴诗);体会到的是“渔翁夜傍西岩宿,晓汲清湘燃楚竹。烟销日出不见人,欸乃一声山水绿”的悠然自得。

许多唐诗真实描写垂钓收获的快乐和喜悦,充满了生活气息。诗人郑谷在《淮上渔者》一诗中写道:“白头波上白头翁,家逐船移江浦风。一尺鲈鱼新钓得,

儿孙吹火荻花中。”白发老爷爷钓得一尺大的鲈鱼,小儿孙们在岸边的芦荻丛中点燃了炊火,一家人喜气洋洋。一向严谨严肃的诗圣杜甫,在《江村》一诗中也以轻松的口气写道:“老妻画纸为棋局,稚子敲针作钓钩。”李郢在《南池》一诗中描写了一家大小一起外出垂钓的欢乐场面:“小男供饵妇搓丝,溢榼香醪倒接篱。日出两竿鱼正食,一家欢笑在南池。”小男孩准备好了鱼饵,母亲搓好了钓鱼用的丝线,父亲边饮酒边钓鱼,日上两竿太阳已经升高,鱼儿正在觅食,不断地上钩,一家人在南池边发出阵阵欢笑。此情此景,很像现在人们举家在河边野钓野营,共乐融融。

青山常在,绿水长流。西塞山依然矗立在太湖边,张志和曾经垂钓的太湖西岸,现如今垂钓者是越来越多了,垂钓已成为时下最受群众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。近年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,如何进行文明垂钓,各地也有了更具体的规定。我想,无论何时何地,钓友们都需做到钓而有序。



阳光照亮疲倦的鸟鸣

汪东福

趟过一条河流
用肌肤翻阅一部水的词典
鸟鸣,停止煽动的翅膀
纷纷落下来
如同回到原点,栖息在大地的胸膛

一枚青果放入嘴里
我等待了一年四季
太阳有时像隐匿在森林中的一株百合
那时我跟许多跋涉者一样
山峦以外,看不到一点光亮
欣慰的是我可以行走
走到山外的世界,绝处逢生

在马埭溪边,我一直在思索
如何用河水的情怀
写好一首关于乡愁的诗
把一棵枫树的念想带给另一棵枫树
把露珠洒满清晨的草尖
在泥泞小道上铺出一片平坦
让阳光挂在树梢
照亮疲倦的鸟鸣

母亲 我们的骄傲

宋冬冬

清明将近,江南的雨水天也慢慢多起来,离故土的我越发思念家乡的亲人。家是我们一辈子的港湾,父母是我们一辈子的依靠。思绪中带着惆怅,带着记忆又想起了故乡已故的亲人。儿时的我们都在亲人的呵护下慢慢成长。如今我们羽翼丰满了,亲人们却老了,有的也去了天堂。今屋外绵延细雨,潮湿的地面,如我心情一样惆怅。

母亲的一辈子都没有给自己过,一生的默默无闻,一辈子的操心,都奉献给了老宋家。自己还没过上稍微清闲的日子,身体就透支了,病魔开始折磨母亲,从噩耗传来到母亲安静地离开我们,短短的五年时间,看到的都是母亲的坚强。在母亲离开我们的最后时刻,我近距离看着母亲,那瘦弱的身躯,清瘦的脸庞,我哽咽了。我含泪看着母亲那瘦弱的脸,安详的脸上仿佛带着遗憾,想和我们诉说着操心话。

母亲在十月怀胎时,就带我们上山打猪草、砍柴、农田劳作,生活不易,农耕劳作,母亲一直坚持着;儿童时期,淘气的我们还经常带着懵懂惹母亲生气;小学阶段,母亲也会因为我们获得的一点点荣誉而欣慰;中学时期,不会乘汽车的母亲经常为了我们,带上自己都不舍得吃的土鸡蛋辗转于县城。儿时的我,在母亲的鼓励下学会了骑自行车,于是这辆老式凤凰载重自行车就伴着我读完了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。经历让我真正知道了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的内涵。

不经意间,母亲在操心中也老了,皱纹深了,直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曾经的想念变成了思念,曾经的照顾变成了祈祷,曾经的回忆变成了念想。张村的上空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唤儿声,杭城家边小公园再也见不到母亲那欢快的舞姿,饭点再也吃不到母亲烧制的家乡菜。我又一次哽咽了!母亲是我们宋家的骄傲,慈祥、忠厚、淳朴是母亲一辈子的品格,一直影响着儿孙们,传家有道唯存厚,处事无奇但率真,忠厚传家远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,淅淅沥沥的春雨更让我多了一分惆怅和思念,是该回家去看看老人家了。

